

钟山文丛 甘乃伟 著

冰心集



南京出版社

自序

我是世间一棵草，一棵高山密林间的扁扁草。也有过春的鹅黄，夏的鲜绿，但都已悄然而去。没有秋的灿烂，只有一粒久孕初熟的心实，成了一种孽障，一种慰藉，孤寂地婆娑着，寻觅它未来的归宿。

仰望那巍峨的群峰，翠树，我岂只好羡慕。虽无时不自愧渺小，然心中何尝不崇而敬之，神而往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这一座右铭我也从不敢忘却。

于是，常自释然。油然而乐，欣然而安，追怀古今之君子。窃自云：“君子仰德义，一诺抵千金。天地纵其目，万物笼于心。星月头上过，浩歌齐苍冥。携友入芳林，百鸟绕其身。岂堪为营苟，自毁形与神。”文章乃小技，如镜展素心。一粒心实取名难，姑以“爽心集”名之，足知其意之浅也。

我常想，人生乃一部活书。反过来看，书中又何尝没有人生？！所以，读书乃是去看别人走过的人生，有的虽然赤裸裸，荒诞，虚幻，真真假假，然而不少能让人断魂；而写书则是展示社会、自然和人生了。神圣乎，平常乎，无聊乎，可笑乎？实在百味其中，也难讲清楚。

放一枕爽心的梦，享受内心至极的真诚和天地的温馨，乃我之

心愿，醒来还是我，一棵扁扁草，这就好。感激上苍，赐我一片蓝天，感激大地，给我一方热土，只因体味人生，才有了一点新的感觉。

面对案头这摞书稿，往事涌满心头。无泪，无语，无笑，无歌，不胜惶然，寂然。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初春于爽心斋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丽山秀水画轴新

海上升明月	(1)
云龙湖奇观	(5)
微山湖·我的土琵琶	(7)
黄海落日	(12)
千山下,月满翠屏	(15)
泰山空谷一朵莲	(22)
云西三月杏花雨	(27)
龙城圣泉记	(30)
芙蓉国之梦	(32)
三峡壮歌	(39)

第二辑 风烟散尽见沧桑

苦觅风波亭	(45)
江阴要塞巡礼	(49)
南湖烟雨	(53)
雪落江南访瞿祠	(57)
游溪口蒋氏园	(60)
寻姑苏五人墓	(64)
访香山曹雪芹故居	(67)
情洒燕子楼	(69)
太阳重照戏马台	(71)

第三辑 思念沉沉伴春宵

泪祭	(74)
----	------

思念在春宵	(79)
总理故乡行	(82)
忆黄质夫先生	(87)
故乡,留下一串梦	(90)
雀落阳台	(99)
冰天里的叹号	(102)

第四辑 天上人间咏叹调

“凤”落金刘寨	(106)
金戒指与槐花蜜	(110)
夏蝉与冬蝉	(117)
X 学府咏叹调	(123)
大巴上的奇遇	(128)
捕虾正是月如钩	(138)
豆脑摊前的变奏	(142)
侗乡大浪漫	(146)
胡羊夜诉	(153)

第五辑 吹响一曲动地歌

大地美容师	(158)
皮匠李	(163)
彭城耿山人记	(166)
卖饼翁	(170)
时有恒其人其事	(172)
陈治平生死录	(180)

第六辑 请君容我如是说

杀鸡可用宰牛刀	(252)
---------	-------

生命·永远地寻觅	(254)
“见大人不小·见小人不大”说	(257)
上当未学乖	(260)
常日琐思	(262)
从贾桂说开去	(273)
漫说秦二世	(277)
也谈中国人的劣根性	(280)
后记	(283)

海上升明月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流香溢美的诗句很早就沁入了我的心灵。我神往那永恒的美，流涎它温馨动人的韵律，企盼着有朝一日也能领略这朦胧迷人的诗情画意。

今年八月凉秋。普陀山仙姿依旧，金桂飘香。

落日刚刚收尽西天霞绮；如缕海风，悄然扯落了垂天的夜幕。远处，星光渔火交织，承托着沉甸甸的收获。普陀山晚装如黛，秀容可餐，仿如东海撒了一整天娇的女儿，乏极了，倏然斜卧在母亲的怀里，香梦沉沉。莹洁似练的海潮，漫过白细如粉的百步沙，鳞次涌来，把海面高高抬起。潮头卷处，雪溅玉滚，推涌着，瞬生瞬灭，仿佛一根根绷紧的琴弦，被一双无形的巨手弹拨着，揉按着，滑动着，发出由远而近、一强一弱、时断时续的轰响，铿锵如砾，壮美和谐，直沁心脾。我想，眼前这滚雪般的海潮，兴许就是嫦娥委派的先使，急匆匆跑来清道和报信的。

听潮待月，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分外享受。海风生凉，月出姗姗，观月的人们都在各自选定的位置上期盼与等待。浩渺无边的大海依稀袒着它幽深的胸怀，不再明媚，不再温柔，而是一个极其森严而诡秘的世界。好在待月人多，絮语如诗，还有秋虫浅唱，并不怕。待月便思月，不知何时，我心中久已逝去的月又在一如往

昔的徘徊：

最先升起的是故乡的明月。秋收尽了，村柳含烟，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澄辉蔼蔼。突然，一轮硕圆红亮的秋月从翠叶间走来，冉冉升起，真是好美、好喜哟。孩子们呼叫着聚在打谷场上，蹦呀跳呀，学狼嚎狗叫，学驴打滚老母鸡下蛋，“指星过月”捉迷藏。玩足了，尿憋得慌，干脆，男孩子一字儿排开站着，半脱了长裤，双手掐腰，支起小钢炮，听头儿一声喊，便放起水来，羞得女孩儿转身躲向附近的秫秸丛捂着眼儿偷觑。——这，就是我童年之梦中的村月初升。

浩劫那时，我下放到最底层，童心难灭。在古老而沉睡的故黄河底，我给学明兄充当捕虾的副手，扒沟垒堰，为捉虾而待月。一个十五之夜，皓月如盘，悄然升起。只因天上有了一个月亮，在河底大小沟沟里、坑塘水洼里，便都有了一模一样的水月亮。细水涓涓，月儿轻晃，乘月夜游的趴地虎、小泥鳅、小黄鳝、小草虾，乃至蜻蜓蝎儿，都赶趟儿似的，游向月中来。它们一丝不挂，团团咬住月边，蹀躞着，然后才大模大样地游进月亮里，追逐，嬉闹，悬停，亮相，银光闪闪，神气活现，只因游月恋月，久而不出。我把手指插入水月里，小东西们便团团盯住，又麻又痒，真是全新的感受。——这，就是我亲历的河月初升。

在黄山，奇松、怪石、温泉、云海、日出日落，都使我梦魂常绕，然而，那一弯金黄的斜月，也令我如痴如醉。记得是在黄山脚下，我正在旅馆里扶栏观赏迷人的夜色。群峰如矗，夜色如酒，无意中一抬头却瞧见有尾金色的红鲤在天都莲花间纵身而跃；星云瞬变，斜月可数，实在让人惬意。——这，便是我终生难忘的山月。

前些天，我和同事们夜游杭州虎跑，一路上遇见不少汲泉者已捷足先登。山深林密庙高路长，不少人已双手拎着装满泉水的塑料桶高喊着奔回家去。待我到虎跑泉边一看，着实惊呆了：数十人把

泉口围得水泄不通，大大小小塑料桶紧挨，排成一字长蛇阵。人影绰约，烛光如豆，泉水泱泱，取而无减。突然四处响起一片蛙鸣，声音有点儿古怪，和我们北方蛙声不同。随之，便觉得景物都在发亮，浓浓密密的枝叶间泻着麻麻点点的清辉。仰首寻望，只见依稀的朦胧中，有团碎银般的东西在闪亮。我想，那当是着了伪装的月亮，也许不是？——这，就是我心中似梦非梦的天堂寺月。不是么，仅以我见之村月、河月、山月、寺月而论，虽本为同物，然鉴于时地之异，便或圆或缺，或小或大，或沉或浮，或实或虚，或黄而赤，或白似银，万变千化，言说难尽。何况你心中之月与我心中之月更有万殊。难怪乎谢庄对月，发出“白露暖空，素月流天”之赞叹；张若虚望月，能吟出“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绝唱；而诗圣李白则把酒问月，留下了“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的心愿。

细细想来，万物的初生总是惊天动地的。而此刻排山倒海的潮语同样令人心悸。多数游客已怅然离去，给自己的希望划上了句号。而我除了等待，别无选择。又过了一会，便看见前方大海的尽头泛起一片青光，又似一团银灰色的薄雾迅速扩展着，强化着，涤荡着天与海的黑暗，勾勒出海岛模糊似痕的轮廓。脚下的潮头也稍稍看清。原来，先是一根滚动的雪练，越滚越粗，继而左右两边各涌起潮头，在一瞬间横衔成一个整体，反复组合成一条条长约半华里的雪墙，犹如白龙出海，呼啸翻腾，蔚为奇观。仰望东方，银辉团罩处，突然崭露出金黄锃亮的尖角，真是美极了，妙极了，——那，就是海月初升。虽是半月，却显得离我这么近，似乎广寒宫的飞檐瓦楞都可瞧得一清二楚。月亮出海了。在腾空的一瞬间，它仿佛猛地一跳，浑身披满水花，让多情的大海把它冲洗得分外明丽和洁净。我真想乘风飞去，拥抱这无比的美丽，然而，它离我又渐渐遥远，仿若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绕着我们地球在迷茫的星空遨游。

月光下，梦中的普陀恬静、明媚、朦胧、素雅。和日间相比，自有一番姿容情韵。月亮使我陶醉，而大海和她掌上明珠——普陀，又赐我深沉和温馨。来，没有白来；等，没有白等。海上明月暖了我的心。这儿，仿佛处处都有一种魔力，洗我污垢，荡我神魂。人生如月，圆缺本不足论，浮沉何须叹息。然而只要人品如月，自省自爱，有德则易自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置身此时此境，思越千载，我不禁泫然，醒然，泰然。良辰难得，美景无价，倘能与山海为伴，抱明月而长终，又何忧之有？！



云龙湖奇观

冬日的云龙湖，早不见了春的鹅黄细绿，夏的喧闹火热，也没有了秋的明丽清远。它不似杭州西湖锦披花裹，巧扮入时，却像质朴无华的彭城大姐，美自天然，独享风韵。寒风中，引来万千越冬水鸟珍禽；碧波里，更有荡晚渔舟，冬泳少年。莫相问：谁不夸咱云龙湖美！

此刻，我正伫立湖边。落尽黄叶的垂柳堤杨，是一团团褐青色的梦，蕴着来春绿的婆娑。杏山、泉山、韩山、金燈山仿佛都让雾霭牵去，觅不见玉簪螺髻。连太阳也躲在大片鱼鳞灰云后面，只有云龙山张山人放鹤处依稀可辨。风好凉，吹到脸上，像冬那酽酽的吻。

今年来湖越冬的水鸟，有鸥、鸭、鹭、鹤等近二十种，总数在四万只以上，为省内外所罕见。可眼前却一片迷蒙，烟笼雾锁。不知过了多时，才隐约望见老远的湖面上有几个，不，几十个白点、黑点，纹丝不动。突然，太阳破云而出，水面顿时显出一条金带，耀眼辉煌，宛如九天玉女抛下一条彩绸系在云龙湖上。伴着那“呷呷”、“嘎嘎”啼鸣，一队水鸟劈空飞来，引颈鼓翅，鱼贯俯冲，紧贴着波光熠熠的水面拍击着浪花。在它们扑入这璀璨光带的瞬间，个个都化成了一团紫焰，丽姿亮羽，飞动迷人。转眼又击波腾起，冲出光带，复变成深褐色的精灵，在半空盘旋，划着圆弧，呷呷着溅入云湖深

处。各色水鸟愈聚愈多，一队队轮番操演，那么神圣、庄严，又那么轻捷、惬意。飞翔时，它们像一串横写的“d”忽上忽下；游弋时，又似围成半圆的“2”排列有序。也有些散兵游勇，或飞飞落落，或游迹匆匆。阳光下，放眼烟波，万千同族共戏一水；三五渔船，悠然摇橹划波。正是这数不尽的天然美丽，装点着彭城严冬的秀水长天。

“砰”一声枪响，湖面上万翅惊飞。水鸟们当然不是猎者的对手。忽拉拉密匝匝从我头顶掠过，呷呷声从天上传来，在古彭上空弥漫，久久犹闻。

由此我想，云龙湖奇景来之不易，也毕竟才开始。人的贪欲为什么如此盛炽，缺乏宽容。对一切非人的生命，总千方百计去剿杀，或弄入囚笼，终生禁锢，使其渴望自由直至死，结果又导致人类自身的危机和孤独。

不要伤害它们……我们生命之程的天然良侣。为了人类与自然的未来与和谐，为了云龙湖奇景能年年相续、世代不废，难道我们不该如此！？



微山湖，我的土琵琶

当我还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就迷上了電影《鐵道游击队》中那首“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的動人插曲。我渴望建若有一天能親自去看微山湖，飽賞那湖光山色、彩霞落日的奇景，瞻仰鐵道游击队浴血奮戰的舊迹，那該是多么幸福、愜意。

俗語云：“蒼天不負有心人”。這樣的時刻終於盼來了。

今年盛夏的一個清晨，我踏上英雄的土地，平生第一次擁抱了碧波蕩漾的微山湖。一群姑娘、小伙子和我結伴同行，更增添了無限的樂趣。站在湖濱舉目西眺，天藍水碧，帆影重重。那隊隊征帆，像從天上飄來，又朝雲空飄去；淡淡的峰峦，籠罩在天光水氣之中，宛如傳說中的迷人仙境。霎時，我感到有一股股熱血涌上心头：啊，這就是當年鐵道游击队大顯神通的水上戰場，而那形如安臥的駱駝似的水中綠島，就是著名的微山島！我想，若是從天上俯看，這美麗的微山湖多像是一只通體明亮的春蚕，自西北向東南，斜臥在神州的沃野上呀！而那翡翠似的微山島，不正如春蚕多情美丽的眼睛么？

在湖邊，我們覓到了一艘機帆船。船兒劃破水面，駛向微山島。兩面是無數大小船只，真像駛入了水上的長街。

水面長街一過去，眼前便是開闊的水面，湖風猎獵，浪花飛濺，

虽时值盛暑，但并不觉炎热。在通往微山岛的水路旁，不时可见露出水面尺把高的水栅栏，弯弯曲曲。不少渔民正站在齐腰的水栅栏里捕鱼，不时有金色的湖鲤跳出水面。我正凝神看着，忽听得一声喊：“快下船喽！”原来喊话的是位双鬓花白的老艄公。还没等船儿停稳，姑娘、小伙子们已争先下了船，说说笑笑地登上了英雄的微山岛。

我随同他们一起沿着岛上的小路逶迤西行。一上岛，就感到太阳火辣辣地射人。方圆十里的微山岛，六七个村庄错落有致。翠绿丛中掩映着一排排瓦房；一簇簇葵花立在房前屋后，齐崭崭、金灿灿，开得正盛；家家的小园里，青辣椒挂满枝头，紫茄子泛着油光；树梢上，群蝉振翅高唱。岛上的老人和孩子都注视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最令人新奇的是，脚下这条彩色的乡间小路，那火红的“地毯”，是虾儿铺成的；那洁白的“玉带”，系白鲢织就的，那一摊摊铺在席上晾晒的是滚圆的麦粒。在这彩色小路的两边，则是长势喜人的玉米、高粱和山芋。多么美丽的小岛，多么恬静的青纱帐啊！当年笼罩全岛的硝烟战火，如今早代之以万里东风，明媚的阳光。然而，我们怎能忘记铁道游击队和英雄的老一代微山湖人民呢。此时，我不禁在心里暗呼：林忠、鲁汉，您的英魂忠骨在何处？美丽深情的芳林嫂，您如今怕早已满头银发了吧？凤儿呢，她是在微山湖驾舟，还是在工厂、农村劳作？

当天，我们从公社大院吃饭、休息之后，重新踏上船，已经是午后三点。我故意偎依老艄公坐下，仔细打量着这位老人。他有五十多岁，常年的风吹日晒，大自然给他涂抹了一层浓重的古铜色彩。他额头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双鬓斑白，目光矍铄，头戴一顶半旧的硬席夹，身穿一身灰色中式布裤褂，裤管、袖口高高卷起。现在他正双脚呈扇形站在船上，一手掐着腰，半天纹丝不动，宛如一尊紫

铜塑像。

“二哥，贵姓？”我依照微山人对男子称呼的习惯，仰头问道。

“姓刘。”说完，老人挨着我坐了下来。

“二哥，这里还有什么可看的地方？”

老艄公指着远方的山峰，慢条斯理地答道：“那山顶上，有三处古迹：微子墓、凤凰台、张良墓。文化革命时都被破坏了，这两年政府专门拨款才重修好了。”我们顺着老艄公指的方向望去，隐约可见一座古亭伫立山巅，其他都看不清楚。

“微子墓、张良墓真的都在这儿？”我惊异地问。

老艄公很喜欢攀谈，他见大家都在屏息恭听，便告诉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是真是假倒不清楚。不过，听说这微子可是贤君，体恤百姓。原来这一片是他的封地，死后就埋在对面山上。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山叫微山，把这湖叫微山湖。至于张良，在刘邦得天下后看透刘邦有杀心，就辞官归隐住在岛上。”老艄公忽然提高嗓门，“嗨！俺这微山湖，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二哥，你见过铁道游击队么？”有人插了一句。

老艄公不慌不忙，借过一个茶缸儿，舀了缸湖水，不顾我们劝阻，边喝边说：“不要紧，喝湖水生不了病。俺一辈子就是喝微山湖的水长大的。这微山湖水最甜，冬天喝了心里暖和，夏天喝了心里畅快，去暑气。”说着咕噜咕噜，一缸子湖水被老人几乎喝光，剩下的一点儿，一翻手，又倒回湖里去。

老艄公重新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们，当他十六岁还是个渔娃子的时候，铁道游击队从临城下来，是他用船把队员送上岛，又送出岛。他指着东北方向对大伙儿说：“那就是临城车站。有好多次铁道游击队打火车搞到日本物资，连夜运到湖边，未来得及进岛，鬼子就脚跟脚赶到了。双方开枪射击。鬼子的大盖子一打好几

里，子弹在水上叫，手炮把湖水炸开了锅。”

这时，平静的湖面上飞来一对对觅食的小燕，一条白鱼破水而出，激起一团雪浪花。

“一次，铁道游击队的老杜被鬼子盯上了，忽然一只渔船驶到他跟前，把他安全送到了湖西。”老人凝望着湖水，无限深情地说：“当年这儿可是个大战场啊！我亲眼看见过几个游击队员在这无遮挡的湖水里，和追击的鬼子对打，鬼子像麦个子一样倒在岸上，后来队员的子弹打光了，为了不让鬼子抓活的，就一齐自尽了。”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未闻琵琶声，但觉心儿跳。全船人都站起来，凝望着霞天落日，彩云碧水。太阳像个巨大的红火球，金光四射，美丽而辉煌。头顶上一片奇特的云朵，有的像微山人民用巨手洒向天庭的盛开荷花，婀娜多姿；有的如老渔民挥臂撒网；有的似火车头在缓缓行驶……突然，水面上泛起了极为耀眼的金光。啊！这多像一条璀璨坦平的金光大道，由西而东，横亘在我们面前，怎不令人激奋、昂扬、情思万千！我觉得，这又像是一根连天接地的金弦，紧绷在偌大的微山湖上，而整个明净的微山湖就是一把巨大的土琵琶。当年，英雄的铁道游击队和微山人民，正是用这支心爱的土琵琶，弹出了一曲曲惊天地、动鬼神、激越雄壮的动人乐章。今天，微山人民用这只心爱的土琵琶，弹奏出改天换地的新曲。又过了一阵，整个湖水变成了抖动的彩绸，像是多情的龙女献给我们的织锦，而金光灿灿的琴弦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幻：本来宽阔的金带转瞬成了断续相接的金珠。再看那西天帆影，沉暗而深青；东湖的风帆，如白雪耀金，疑是天际金鸥翩翩飞来。正观赏间，突然有人欢叫起来：“看哟，天上的月亮！”大家举首仰望，果然是一弯淡淡的月儿斜挂在中天之上。这时的中天明月与西天落日遥遥相对，天上彩霞与水中云朵彼此交辉。远山朦胧，绿岛晴翠，千帆如洗，碧波荡漾，

真是良辰美景今日最呀。忽然东湖上又响起了渔号声。但见两队渔民，一齐举罩，一齐转身，一齐呼唱，一齐跨步。他们简直是训练有素的舞蹈家，动作娴熟、洗练，一路唱着舞过来，经过我们面前，又迅速地舞过去。与此同时，一条条肥鱼出手，被准确轻快地甩进背后的鱼篓里。

澄洁的湖水照我的影，洗我的尘；那岸边依依的杨柳拨动我的心弦；那沐风栉雨、披星戴月的风帆，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和信心。微山湖啊，我要把对您的爱永远珍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扑到美好的生活怀抱中去。

